

珞珈山瑣憶

李 先 聞

李先聞博士在中外雜誌十五卷第六期發表「最難忘的哲夫四叔」一文後，極獲讀者好評，由於李博士曾經提到他的四叔李培葵（哲夫）先生在漢口小住半年，及珞珈山上叔侄相聚的一段，編者特請李博士將他任教武大時期的一段往事加以報導，作為「最難忘的哲夫四叔」續篇，或自成篇章均無不可，本刊並以最快速度刊出，附誌於此，敬請讀者注意。

編者敬啓

珞珈山上買牛飼羊

民國二十四年（一九三五年）八月初，我匆匆忙忙地去到武昌珞珈山，被派往三區，二樓四人合住的一所小洋房內。鄰居樓下住的是葉燭博士，曾留學德國。我們住的那一部份有臥房三間、飯廳、人房兩間及廚房洗澡間等。我們在鄉下找了一個本地人張媽。兩三天後，老郭（廚子）把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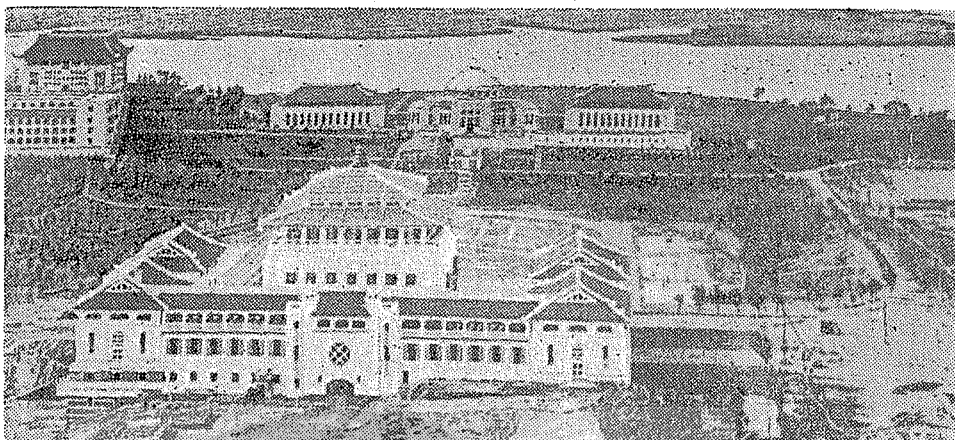
羊運來，我們的家中規模就奠定了。鑒於在東北大學的損失，在武漢最初半年，不敢買傢俱，冬天的火爐，也是用五元一季租來的。這樣一來，實在是太寒酸了，與這種高貴的洋房太不協調。

記得開學那一天，新請來的教員們，都被請坐在台上。我表示我還是一個「農家子」樸素的本色，着一襲藍布衫，穿一條河南的紫花布褲，一副河南鄉下人打扮。其他的新來教授們一律西裝畢挺。校長王撫五（星拱）介紹我們後，請我們一致辭。好像是千篇一律，「久慕珞珈山的風景，建築的奇偉，我要用最大的努力，以不負衆望。」輪到我時，我記得我只說了下面這幾句話：「今天與諸位見面了，以後要常常見面的，希望大家多多指教。完了。」下面就開堂大笑。

武漢大學在洪山尾碧綠的有三座山。中間是宿舍、辦公室、理學院等，好像都是綠琉璃瓦為頂。工學院在兩山之間，南山之陽在第一區的住宅區。紅色的屋頂矗立綠色的森林中，一棟一棟的連接起來，風景優美。北山是農學院的所在地。三區的住宅，位於南山的西端。山上遍栽松樹

，已有一人高。

農學院那時有一座小的辦公室，林學系有一位講師姓李的，當時正患黃膽病，常請假在家。農學系由我當主任。在徐家棚原有的棉場一所，由涂治當主任兼院中教授職。那時還沒有學生，我就同葉院長談談他辦農學院的宗旨與目的。因為他是學林的，他就說到造林的重要。他希望珞珈山與磨山（在東湖的東面）全面的造林，並告訴我留「火路」的重要。在農的一方面，他似乎提到珞珈山應大規模的栽菓樹，滿山都是山羊與鷄羣，東湖湖上由飼養的鴨羣，代替了滿湖的野鴨羣。我覺得他似乎在想辦一個大農場。我就投其所好向他建議說：「那麼在大都市旁（漢口）辦一經濟的農場，如想要賺錢的話，似乎應當種花及養牛。」我不過信口開河。當時一無經驗，更沒有仔細地考慮過。葉立刻就頻頻點頭：「好！好！」於是就派我東下去買乳牛。跟着我就到南京，找着中農所的畜牧獸醫系主任程紹迴（清華一九二一級同學，四川江津人，也是美國 Iowa State College of D. V. M. Ph. D.，是當時畜牧方



武昌珞珈山武漢大學佔地三千畝，規模宏大，圖為該校理工學院，辦公大樓，圖書館，文學院及男生宿舍等部分建築。

面的學者與專家。他建議我到上海去找一家牛奶廠，是一位何博士辦的。何是美國華僑，回國後在澳洲引進來一批有「家譜」的乳牛。我就選購了一條公牛（1,500元）；母牛四隻，都有胎，每隻八百元。何博士又代請了一個浦東人，來押運這五條牛；運到以後，他就是院中的工人，管理這個牛羣。一切辦理完以後，等到武大的牛款匯來，即行起運。院中又蓋了一座乳牛棚。我回國後，對於上海話能瞭解九成，但對於浦東話，似乎一點也不懂。

院中有一位張先生是北平農學院出身，原來是學森林的。本來是幫葉先生栽樹，我到武大後，葉即派他到農學系來。有一天，忽然鄭重的用湖北腔低音的嗓門說：「Holstein 的牛奶，脂肪不高，只有4%或更少。原因是牛的飼料，缺乏脂肪。」他建議，如要使奶的脂肪多的話，要多餵豆餅，芝麻餅等飼料。我說：「那麼最乾脆的辦法是餵豆油，芝麻油。」沒有學過畜牧的人，每每自作聰明。這是一個最好的例子。

這羣牛，沒有肺病，本來只載於「族譜」上。但是沒有檢查過，是否屬實，不得而知。牛奶日多，希望在校中銷售一大部份。於是就在食堂前佈告欄，張貼廣告：「請購無肺病牛奶！」第二天，好事的同學，把廣告標點一番，成爲：「請購無肺，病牛奶。」這真是太惡作劇了。

我因爲自己想做事物方面的改進，如同小麥，水稻等。又想繼續理論的細胞遺傳研究。每天帶 Charlie 騎自行車從三區住宅經校門轉北到院，一次約一公里半。有時從東湖邊這條路走，

約兩公里。這些都是新鋪的石子路，自行車走在上面還方便。但 Charlie 的脚，沒有釘掌，跑在上面，天氣又熱，有點吃不消。因此有時，牠就不要去。在我出門時牠望一望就埋下頭。我回家時，遠遠撒鈴。牠聽到鈴聲就跑到門前來迎接我。

漢口有興華公司，代理 Leitz 的出品。我買了一架 Leitz 研究顯微鏡，一架計算機。建立了小型的風乾室。農學院的預算分爲林與農。農的方面範圍又廣，葉院長的主意又多，六畜、五穀隨時都在增加。以後經費不敷，葉就隨時從他系中的預算裏撥支給我們，後來人添多了，預算怎麼編列，我就不曉得了。

何浩若是笑話能手

畜牧方面在一九三六年夏，由嶺南大學請了一位杜樹材教授。杜曾在 Iowa State College 學畜牧，尤其對於做冰凝結有研究。他宣稱：「他有祕方，可作一百餘種不同的樣式。但這祕方，絕不告人。的確，他曾顯露過一兩手，確實不壞。教書的人，還保留一手，這是我第一次聽見的。那時，中央大學農藝系的馮肇傳教授（清華一九一七級，在康大育種系得過碩士）到珞珈山來看我。推薦他的學生李××給我。但是當他提到李××是蘇州人的時候，我表示謝絕。馮先生當時就知道我有偏見。他願意以身家性命來擔保，李是一個吃苦的好學生。一九三六年春我同孟及人正在播種水稻時，李來後，孟就可以去收小麥。在田

裏一個多月，一早到天黑盡才收工，李毫無怨言。一直到他害癩病躺下後，才算告一段落。人不能以貌相，更不能有地區觀念的偏見存在。李××的經驗使我在後用人時，大大地派上用場了。

在水田，與河南的旱田播種是兩樣的。我在趙連芳前些時候在農學會報中，發表的一篇論文：「稻作育種的理論與實際」，內中找到一小節「旱鴨子」出身。珞珈山稻田的水是用人力將「龍角車」轉動，從東湖打上來的。播種前，將稻田放乾。播種的那一天，我們劃行，開行，播種，蓋草灰。有一部份的田不平，水還不乾。在河南旱田中，一隊十二人，每天可以播三千多行。在水田「行不得也哥哥」，全天都播不到八百行，還弄得精疲力竭。記得當天晚上，下大雨。我在夢中似乎聽見，同內子如玲說：「慘了！種子全漂起來了。」第二天一清早，就同及人一同去看。似乎還沒有種子飄流的情形。幾天後，種子冒出芽來，一行歸一行。這樣，「實施」的功夫，才由自己體驗得來了。有時在「冬水田」中作品種試驗。這是用移植法。過冬時，水還是不放乾。到七八月記載時，我一人下田。穿短褲。水深兩三尺，禾苗有四五尺高。酷熱的天氣，有如置身在蒸籠內。蚊子四面夾攻，揮之不去。腿上又被螞蟥來咬，逃不掉。這才體會着農人的困苦，不是讀書人所想像得到的。

一九三七年六月接到教育部一個公事，請我及文學院內教育系的一位湖南籍的教授××，到湖南長沙城外去考察一個專科學校，是不是可

以立案。我們一同坐火車到長沙。第二天就去鄉下那個學校去詳細考察一番。當天晚上去看何浩若。何說：「蚊子！你第二天到我的衙門來（何當時是湖南財政廳長），看我怎樣做官。」

何浩若同我差不多高，是湖南人。清華一九二一級。在威斯康辛得經濟學博士後，轉Norwich大學學軍事一年。有濃重的湖南鄉音，背微駝，手臂似乎很長，嗓門大，愛笑，也是講笑話的能手。我到他廳裏（財政廳），他請我坐在他辦公桌右邊，叫我看看他怎樣做官；把二郎腿一蹺，一撇鈴，值日的就來了。他吩咐：「請某科長來！」那人答應「是」，去了一會兒，一位誠惶誠恐的科長走進來說：「報告廳長……」這簡直像演平劇一樣，但並未將我做官的心腸打動。

穿肚兜可免胃病說

在長沙看了一兩天，同那位同去的教授一齊回珞珈山。當晚大吐大瀉，醫生還給我吃瀉鹽，我腸胃受傷不輕。每晚所蓋好的被，早上都打掉。在旁邊，肚子老是痛。有一天好一點，去幫孟及人秤小麥；秤了沒有半小時，肚子又痛了，抱着肚子回家。回家後，痛得打滾。有人說，是受涼，吃點燒酒就會好的；但吃了也不行。

某天，河大醫學院院長，到武漢來看他妹妹（在武大讀書）。他順便到我家來看我。知道我肚子常痛就說：「先聞！恐怕你是胃涼，要戴肚兜。」以前用絨線打的肚兜，常常會縮上去。這次太太聰明了，用帶子把肚兜上下束起來，肚子

就不痛了。於是我與肚兜就結下不解緣。夏天穿夏天肚兜，冬天穿冬天肚兜，後來買到日本肚兜，更方便了。我一輩子，沒有害過嚴重的胃病，似乎與穿肚兜有微妙的關係。

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五日，第四胎孩子生出來，因生湖北，二伯父代取名叫澤楚，他小時候很愛笑。

四叔常來信，又派他女兒信先和九哥的女兒丙澤到我處來讀書。丙澤資質不高，我將她送到開封周教士那裏，找個護士學校讀書。信先身上從四川鄉下帶了疥瘡來，把我們全家都傳染上，最後用硫磺粉和凡士林塗好的。疥瘡本來是四川帶來的，後由內子如玲和澤楚等帶回去。沿途受了不少辛苦。

一九三六年春天，湯化龍的大兒子湯佩松（一九二五級同學）到理學院生物系來後，我的活動範圍更廣了。還有耶魯畢業的高尚蔭博士、燕京畢業的林春猷碩士，都是生物系少壯派教授，講師。原來日本留學的系主任張先生和鍾教授，都祇上課，不到實驗室。新來的湯、高、林三位就每天穿着白色實驗衣，自星期一一直到星期天，做實驗不停。有參觀的人來，總是由撫五校長帶他們到實驗室去。湯佩松博士的名氣大著，我得附驥尾，亦覺得光榮。

我做研究以來，又做小米種間雜交工作，在珍珠小米找到四元體，因紀念這件事，就叫澤楚為四元。

秋天又來一位助手，是浙大畢業的龔畿道。我在農學院山這邊也開創了一個研究天地。我們

做番南瓜與南瓜雜交研究，爲什麼以南瓜做母本就成功，番南瓜做母本就不成功，要研究其原因。武漢天氣炎熱，屋子又小，真是汗流浹背，但有研究目標，就不感覺苦了。

我們年青人好活動，教課，研究以外，湯、高、林和我也常打網球。甚至於武漢足球校隊缺少中衛和左鋒，我與湯佩松就雙雙加入，他踢中衛，我踢左鋒。當時土木系四年級同學黃彰仁踢右鋒。黃先生現在泰國辦一煉油工廠，很發達。四年之前，曾來臺灣，到南港見到我，談起以前在武漢踢球事，他還說我跑得比他更快呢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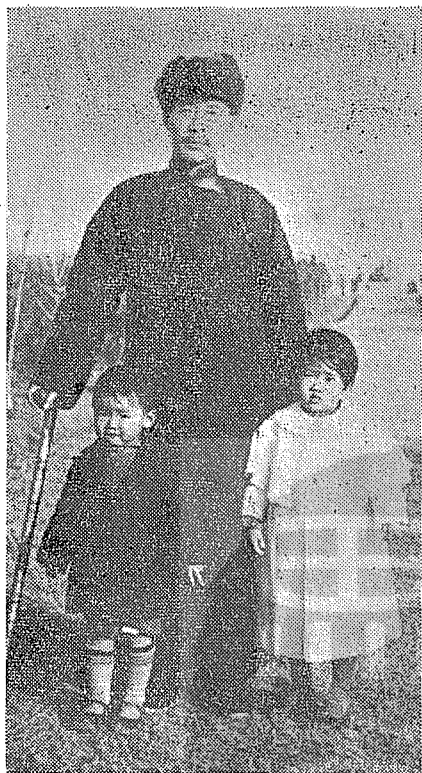
這兩年半，我在武漢大學是最快活的兩年半，若干年輕的朋友們在一起研究與運動、玩。他們生物系每星期有討論會，我都去聽，我有研究所得，也都講給他們聽。

我們還打橋牌，湯、高、林和我。每星期六

我們吃晚飯開始，各家輪流，打到第二天早上兩三點鐘才散。當時我的橋藝並不高明，但和湯佩松比，我還高得太多，用一句上海踢足球的術語說：「我勝幾皮！」

我們的狼狗(Charlie)已會打獵，雖然姿勢不好，但可權充獵犬，祇是牠喜歡邀功，見到野鷄等就撲上，叫我們來不及預備，野鷄已飛去遠了。

生物系蕭先生，爲該系打獵禽獸做標本。他介紹我也向生物系借到一枝雙筒獵槍，一同去打獵。東湖一帶野鷄、野鴨、兔子、獐子等等很多，都是我們的獵物。我常和一位住在第一區的外交系英國教授(獨身，三十多歲)同去打獵，他百發百中，見到要獵的動物，彎着腰，舉槍比準，慢慢打出，總是可以打中目標。我性急，槍發得太快，常打不到，不是個好獵手。有次打翠鳥，一槍打出去，只見鳥



本文作者的四叔與兩位孫兒合影。

毛亂飛。這位英國教授，是英國世家。父親兄弟姊妹一門都是文學家。他是詩人，有六呎二吋高。他沒有獵犬，常借我的Charlie去用。

蘇打片使

四叔安眠

有次，我們想去東湖的湖心亭打野鴨，因

爲每天都有成羣的野鴨，在那裏棲息。我們兩人黃昏前就坐船去亭中埋伏，誰知野鴨比我們更聰明，就是不進來，遠遠的叫個不停。害得我們白等了許久。回來叫船過岔道，本來祇是幾分鐘的事，就過去了；那晚北風緊，船划了一小時才回到西岸這邊。那位英國教授早將皮靴脫下，準備隨時下水。好不容易划到岸以後，蹣跚地走向各人的住處。如玲在家焦急萬分，以爲出了事。我十二時過了才空手回來，祇留下一個驚險的回憶。

一九三六年秋天，我將小麥等栽培好後，雅各說沿平漢路有許多林場、農場，要我們去看。十月初，我們有一節包車，帶了李講師(江西人)，及校長室的張祕書，還有留學英國學士壤，剛回國的廖鴻英(廈門人)女士，一共六人北上。

我們當中張先生是語言專家，湖北、上海、北平、廣東各處語言都會說，對什麼人說什麼話；到信陽，他下車去和鄉下人聊了一會，同上車來，就滿口河南話。我想語言學家們，見他都如同小巫大巫，遜他一籌了。

沿途走走停停，四、五天才到北平。這是我第三次到北平，更有親切感。北平好像我故鄉一樣，到東來順吃涮羊肉，到便宜坊吃烤鴨，當然也買了很多糖葫蘆、雅梨，吃一個够，就是不敢吃糖炒栗子。

林春耀的未婚妻李小姐，是協和醫院的護士，林介紹我順道去看她。李小姐是山東人，高頭大馬。很熱忱的說：「李先生，你回來這麼久，

可以把身體完全檢查一下。」我答應了。於是我在協和醫院作全身檢查，第三天去看結果，所有部門都正常，十二指腸有點弱，也不礙事。但發現在肺尖上，有很大一個疤，已經鈣化的疤。我知道後嚇了一大跳，這大概是幼年傳染上，因沒有檢查過，沒有發覺，後來在清華及國外的營養好，北平天氣乾燥的關係，使它鈣化了。以前我不是說過，我家是「枯病窩」，二伯母又是第三期肺病，我常同她在一起嘛，難免會傳染上。若在醫藥不發達的四川，再不注意營養，決不會有現在這樣健康了。在這裏我要提醒小朋友們的家長，應該為小朋友們在適要時期做適當的全身檢查，預防於前，免除後患才是。

在這段期間，東三省已經變為滿洲國。四叔本來在吉林一面坡地帶開墾，幾年前已將家眷送到北平居住，後來又送回四川江津的「猶龍居」。

原來我同四叔約好，他從關外來北平，一同到珞珈山休息一陣子後，再回四川去。坐包車的人很少，得葉院長的同意後，四叔就同車回武漢。四叔因回家，大箱、小箱也特別的多。沿途漫長，路上的時日亦多，叔侄已多年沒有見面了（一九二二——一九三六，十幾年沒有看見）。四叔飽經憂患，風霜撲面，頭髮已半白了。我由少年進入中年，從學生階級此刻已是國立大學的教授。而我們叔侄兩人之間，又有很多相互報告，相互討論的話，說個不完，轉瞬間已到漢口了。四叔在珞珈山，住了幾乎半年。如玲同他老人家處得極融洽。恩澤及澤豫已懂事，體貼公公無所不至，一家人都快樂得很。

十二月底，西安事變忽然發生。蔣先生被軟禁，武漢師生，第二天在禮堂中開會，大家都痛哭失聲。蔣委員長一有不測的話，國亡無日也。老師羣中有位文學院的譚教授，站起來，用濃重的湖南腔說：「昨晚，我起了一個金錢卦，大吉，委員長不出十日定可脫難。」大家聽了以後，將信將疑，以沉重的心情散去。直到數日後，聖誕節日，蔣先生安然回京，羣情才安定下來。譚教授便被珞珈山的人們，捧為「半仙」，爭先恐後的請他起卦，譚先生的住宅客人之多，似乎有如除夕一般。

四叔因國難日益嚴重，他又無所事事，憂思終日，晚上失眠。如玲建議，請他服用安眠藥。當晚用蘇打片兩片給他，他老人家一直就睡到天明。心理上的治療，有時勝於藥力。

講座教授熱癖滿身

一九三七年四月，我們清明前後時，播稻種，四叔從東三省帶來的一大麻布包的粳稻種。老人家覺得這種很好，預備帶回家中栽培，與我前次回家引進來亨雞一樣。我就向四叔要一點來試試。那知氣候不合，一個多月後，就抽穗了。老人家親自看了以後，那包穀種就變成我們家中雞鳴的飼料了。

一九三七年五月，東湖開放，我去游泳。湯佩松把我拉在一旁問我：「你知不知道 George C.C. Chow？」我說不曉得。原來一九二三年級同學周傳璋君打來電報，說不日即攜眷來校。周

在班中功課似不太好。他是清華第一任總辦周自齊的族孫。據周的族祖周自安（清華 1908 級）告訴我，傳璋幼時甚聰明，在鄉有神童之譽。畢業後，到 M.I.T. 學工科。半年後，被開除。剛進紐約城大學，上了二十多個鐘點的飛行訓練，到一家飛機廠作繪圖員。後來流落到紐約的黑人區，娶了一個「大姐」作太太。她本來在紐約大學學教育，已將博士學位手續辦好，只欠博士論文的付印。據說，大姐交周三百元印刷費，周把印刷費用掉，論文放在火爐中燒掉，大姐的博士文憑，就隨灰飛去了。周的族叔那時候在粵漢鐵路當副局長。有一天武大當局在某處宴客。

周的族叔，就推薦周傳璋來武大擔任教育部部聘教授，教航空工程。他說：「傳璋在美十餘年，在各處當工程師，實在是航空界了不起的人才。」當局亦沒有打聽清楚，就答應聘傳璋了。先寄路費去，還請傳璋到各處找藍圖帶回來。湯佩松在美很久，關於傳璋的種種，知道甚清楚。教育部當時為發展航空工程，在中央及武漢都有一筆鉅款，請兩校設航空工程講座，月支五百元，比一般教授的三百元，優厚太多了。當時在美學航空工程的甚眾，為什麼當局不打聽清楚。貿然地，因有關係人介紹，就把這位不學無術的周班同學，請來此為清華丟臉。周來後，住在我們樓上。我亦跟人潮去歡迎他。他的高論，我還記得：「飛機用油量，每一小時飛一百英里的話，與一小時飛二百英里的，同是飛一小時，用油量不是加倍，而是幾何式的增加。」講完後，我亦隨着眾人鼓掌，但是鼓掌的人並不多。跟着授課。

上課時，武大的機械系主任、教授、講師、助教們及學生旁聽的，擠滿了一屋，甚至有在門外聽的。但傳璋的學問很有限，好像一竅不通。第一課以後，只有選讀該課的，不得不去上課。但傳璋在上課時，不教書。帶了一隻梵亞鈴，演奏給學生們聽，並且自我解嘲的說：「這是給你們陶冶性情」在月考時出了一些中文題目，好像是禮、義、廉、恥等，叫學生們譯成英文。學生一律交白卷，全系大譁。傳璋因之被學校解聘。傳璋還把我們請去，述說他回國教書的經過。自稱，他還要告武漢當局，以不守約等罪名。同學們以傳璋神經已失常，勸他不要亂來。跟着傳璋失蹤，夫人（丁大姐）每天渡江尋夫，後來被逼去南



清華同學好友笑話能手何浩若戎裝照。

京；傳璋流落漢口，清華同學李××義助傳璋到南京。假若我是一個導演編劇人，或是一個小說家，傳璋的資料，可以寫一大本了。其實，錯不在傳璋本人。錯是聘他的人們。國家的一樁大事，是這樣糊里糊塗地去辦理，我不用再說下去了。

傳璋初到武大時，住在我樓上。一九三七年六月半，有一天的中午，珞珈山天氣酷熱。我仍短袖、短褲，騎一輛自行車，由Catiee帶路。快到家門口時，遠遠地看見前面有一位穿着深藍色西裝，帶白色手套，足踏白色皮鞋頭戴博士帽的紳士，也向着我們的住宅區去。走近一看，是George。看他滿頭大汗。問他：「George，這麼大熱天，你為什麼還穿這麼多？」他說：「你不知道，我是講座教授嘛！」他繼續說真心話，說他滿身「痱子」，白天、晚上都不能睡，苦得很。傳璋假如讀過老書的話，應當記得「沐猴而冠」這個成語，自己就不會那樣狂妄了。

學者來到院長歡迎

我在學校，沒有假期。一九三七年國立五大學聯合招生（北大、中央、浙大、武大及中山），當然也考生物學。武大的生物學教授們，不是上山採集（廬山），就是下海研究（廈門、青島）。只有高尚蔭願去，但還差一人。我同如玲商量，去南京一次，藉這個機會可休息。如玲贊成。

我就向當局說「自願」幫忙，領了一百大洋作旅費。閱卷在中大的圖書館。那時七七事變已發生，中大已在準備西遷中。校長是羅家倫。生物系主任是歐陽翥，湖南人。因裝箱太忙，每校應有兩位閱卷，來評閱生物学的十道題。中大評閱人常常不在，引起外埠來的不滿。以致常常發生小糾紛，都是由羅家倫的沙啞的嗓門來調解。考卷共約八千本。每校二人的話，八千本卷子，應可在十天左右評閱完。當時閱卷的人，都聚在圖書館。天氣炎熱，上面是電扇，旁面也是風扇，汽水一瓶一瓶的喝下去，每天以八小時，每題以看閱一分鐘計，每天每人看閱多于四百本，那樣八千本要二十天才看完。天熱，人心慌，我想大家的情緒都不寧，愈看愈看不完。加以日本兵已在上海發生事故，隨時大戰就會爆發。幸好八月十一日，我看完了，跟着與三叔等告辭到下關，買了一官艙票，才上了船。八一三前可趕回珞珈山。八月十四日，閱卷人尚未完全散去，適日機降臨，中大被炸。圖書館亦被波及，幸未倒塌而已，是否傷人不清楚。

上海方面戰爭一天比一天激烈，葉院長見到我，說理論研究等於零，要把我農場種蘿蔔。這是一件在戰時增加生產的事，當然比「承平時期」來得有意義，有價值，誰都知道；但我們只靠那點田地，就算增加了，也無濟於事。

九月半以後，上海陷敵。日軍繼續西進，南京不久又陷敵。我原意與學校共存亡，所以設法將如玲母子四人，信先、丙澤（已由開封來珞珈山），及馬君七人送上民生公司的一隻船上，直

達重慶。她們上去時，已擠得水洩不通。只得在走廊上的凹進去處，放下了睡覺的東西。那個地方五尺寬三尺深，本來是放救生船的，就這樣擠着，但是平安的回到家中。在船上受擠、受餓，小孩們先後生病，如玲在事後告訴我。我告訴她說，別人還上不了船，有的船失事，有的被日本飛機掃射，我們不是幸運嗎？她聽了以後才「釋然」。

一九三七年九月，武大弦歌仍不輟。由平津、京滬來借讀的學生，多如過江之鯽。其中有兩人，以後遭遇異乎常人。一是袁藝蘭，她是金大二年級生，寄讀我們農學系二年級。那時她有一男友馬保之，常常來我們家裏「打游擊」，現在隨夫君曹守敬在臺灣。她是一位英文的名老師。每年都要到我家裏來拜年。另一位，是王祖壽。由我們的撮合，介紹與院中的D.嚴家顯。D.嚴是剛從美國回來的。馬袁嚴王兩對，似乎每個禮拜六都在我家。後來抗戰完畢後，嚴主持復旦農學院事，但不久就去世了，遺下了五女都由祖壽負擔。

此刻來院找事的，先有王堯臣。他來找我的情形，跟我在南京及北平看他情形差不了好多，後來他仍回四川去了。

金堂的彭家元帶了他的太太、小兒子，以及其他的助教陳禹平、陳太太、他的外甥王某，還有一個廣東老媽子一大羣，來找事。彭是四川烈士家珍的弟弟，在北平農學院畢業後，又在Miss Cousin 研究土壤學二年，得碩士。那時，在中山大學工作。似乎他找到一個喜高溫的微生物，在

高溫的情形下，仍能工作製造堆肥。報紙爲他大捧而特捧。他這種的「學者」來了以後，葉院長當然歡迎。於是百般的留他。就住在我們的樓上。因爲他們「暫時」留在那裏，所以不開伙，由我家供應。彭說，他同他的太太小孩先回家（四川）看看，並留下一個大箱子，說是裝的磁器，寄放在我那裏。他回川後，國難日益嚴重，就不回來了。他的助手們，等到如玲回川後，由我繼續供養。當時交通更形阻塞，我自己的箱櫃等，都因不能攜帶太多東西，全部拋下。但是家元的寶貝磁器箱，我辛辛苦苦地花了不少錢，給家元運回成都。一九三八年二月到成都把家元的箱子送到他府上去。家元不着聲，把箱子搖一搖：「壞了！恐怕都打碎了。」連忙打開一看，只見碎磁片滿箱都是。原來包裝不好是一件事，箱子中間又放了一隻大阿彌陀佛，以致它在箱中示威，左衝，右撞，當者「披靡」。我看見以後，亦覺心痛。我在珞珈山搬運時，沒有搖搖，否則絕不做這樁傻事了。賠了功夫又賠錢，自己的東西又沒有運回，還受彭一陣子的申斥，命也！

殺敵不成西上成都

我小時候好奇，強盜牌香煙的紙上，似乎有甜味，所以到清華路途中買了一包來嘗試，但是對於香煙是憎恨和厭惡。尤其在旅行中，自己怕暈車，更爲討厭。從一九一五——一九三七，差不多沒有抽過煙。最近許多人對我自誇說：「『伸手牌』烟吸了若干年，沒有上癮。」在武漢時孟及人坐在我的對面。他看見老師待客沒烟，於是

常常買一聽美麗牌，放在桌上招待客人。有時我們無聊時，也拿一支抽抽。但是不過偶爾一次，不會上癮。八一三以後，南京吃緊，杜樹材花了一百多大洋，買了幾百聽美麗牌香煙（一元三聽）。那時我們正在裝箱。釘鑄之聲，擾人，日本那時的飛機隆隆之聲，煩人，家眷跟着離去寂寞，悶人。杜見我心中煩悶，就常常給我一支香煙，笑說道：「吸了可以解悶。」的確當時是一解悶的工具。三天以後，不好意思光吸人家的，自己在合作社買了一聽。糟了！從此以後，香煙與我結不解緣。當時就寫信回江津，請如玲給我買強盜牌香煙幾條。以後雙刀牌，金堂雪茄煙，抽煙斗，拾煙屁股，到國外，擺長龍買煙。越吸越恨自己。先後設法戒煙四次，但不久又抽上了。一直等到一九五二年，抽了十五年以後，毅然遵醫囑不再吸，病好以後，到現在沒有再吸過一支。所謂有癮，都是自欺欺人的話。吸咽只是一個惡習而已。

送家眷回川，原意是預備去打游擊。從小就受了日本小鬼的欺侮。六三大遊行排斥日貨被捕。後又遭九一八的教訓，再遭七七的事變，八一三的壓迫等，把我從東北一步一步地趕回武漢。這個不共戴天之仇，覺得活下去，也不過苟存而已。因此我們一羣的年輕人，每天到洪山打靶，預備去當游擊隊。當時我們的「哲學」是：打死一個日本人够本，打死兩個賺錢。後來陳誠將軍對我們說：「你們智識份子應該到後方去！」我們才不再做這個痴夢了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，同高尚蔭等同進川。那時南京已陷落，逃亡者更

多。到宜昌，船更擁擠。民生公司的船更稀少。於是千方百計找到一隻船，是由武漢開宜昌的。差不多只帶隨身用的行李，這船預備多載人，所以把甲板已改裝起來，裝上帆布，下面一個一個的帆布牀排列起來。我們上船後，覺得很風涼。自己一時疏忽，只穿了一件背心竄進被窩。半夜，北風夾江風大起，吹得帆布蓬呼呼有聲。天氣忽然轉冷，我着涼，當夜就開始咳。兩天以後，咳轉烈。到宜昌後，又沒有好好調治，以致轉為支氣管炎，可能已有輕微的肺炎。

最後到了重慶，轉江津，與四叔、如玲家人等相見，有恍如隔世之感。回川前，四川稻麥改良場楊允奎博士（一九二九級同學）約我到成都。等到一九三八年二月初，金色的菜子花盛開時，離江津，獨赴成都。武漢大學是一個新興的好學校，人才衆多，同學們的程度亦特別高。加以青年的教授羣中，那時也開始從事各項理論的或實用的研究工作。如果不是局勢演變，很可以成爲一個大有作爲的學術機構，這是不不可諱言的事實。農學院剛辦到第二年的開始（一九三七年十二月），南京失守，都轉到後方去了。武漢是魚米區域。育種工作，小麥與水稻並重。以往我是

「旱鴨子」，現在已真正變爲水陸兩棲的「鴨子」了。而水田又因情形特殊，操作困難，克服這些困難，是一個大學問。有了這些經驗以後，「水旱兩路」的育種工作，自己相信可以勝任了。理論方面，小米的進化研究，已開始種與種間的雜交，知道狗尾巴草就是粟（小米）的祖先。粟的野生種有好多種。一九三七年春天，在兵荒馬亂中，還作了許多雜交工作。自己又在壯年。國事日非，雖想去當游擊隊，經陳辭修（誠）先生的力阻而未果，轉進後方去。殺敵既不成，憑此勇氣想增加生產來報國。武漢大學那時已決定西遷四川的樂山，我就決定到成都去了。

臺灣水泥公司

設 備 規 模 最 大
 品 質 管 制 嚴 格
 生 產 各 型 水 泥
 適 應 各 種 需 要
 各 地 設 營 業 所
 服 務 簡 便 週 到

臺灣水泥公司

電話548211—9 業務部—電話548374

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一一三號

編輯部啓事

本誌承蒙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數起，惟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因此我們誠懇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篤趣；來稿以六千字最理想，最長以壹萬字爲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